

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是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為人之為去聲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夫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

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筆乘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愛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

十六

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判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吡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四終

老子翼卷之四終

老子翼卷之五

較五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

較五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

魏將封於昧于宗子注注于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為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誅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挾固以財成應類亭毒羣品有人民鳥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遠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竊君穀飲大禮與

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遠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深其流者澄其

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

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天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迹外外蛇索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譙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攢落鸞塵得其門者則騰驥

雲霧大椿凋茂非蟬蛻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遊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馭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允發芒山之

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衡鐔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鷓鴣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逼函夏神謀內斷靈

武外馳應撻捨而掃除伏施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崑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誦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軒轅顛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黻黻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早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矜不別起于鶩鷺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

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宇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特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

裁五

二

裁五

三

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
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
洪基克隆昂杜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
佐寶臣允文允武為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
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苑頭岳

數五

四

象窮髮成形獲獫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
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
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
夜郎之所靡漢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
封閩越勾吳不憊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
遐邇禔福丈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維競逐
秦居閔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
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
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祝
聽後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
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微三足神鳥感陽精
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
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
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觀東
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為而不

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
上常若乘奔履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
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提猶恐祀
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
靈座慶鹿徒倚華蓋霸壇風霜凋弊乃詔上

數五

五

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
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
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
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
平泉東連懸國望水置漿接景瞻星擬玄圃
以躡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
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術儼而無
聲神館虛閑泊瀝降而成嚮清心潔行之士
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
之敬申黜化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
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
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
著騰茂寶飛英聲圓丹青鍊金石不可以已
而在玄乎歲次敦輝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
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

振古逸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
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
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
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垂滄泊俗異
冲和高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

戈魚鷲網密為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
龍德在躬鶴髮垂首鮮紛挫銳去薄歸厚日
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遊將
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
啓神化潛派潁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
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
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恭神取
正流沙蟠水鳳穴龜林異類歸欵萬方宅心
鴻廬納賈王會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
致馮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
清祠式圖靈狀原隰奕壇亭臯彌望梅梁桂
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
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
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

數五

六

貨仰歌刊金石永播天壤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通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

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托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說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之非者也博辨闊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

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其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

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寓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刺心瀝血以代墨焉此

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為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

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為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春車諸子駭乘徐甲為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西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終南梓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

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導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備將君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教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

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為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

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中星大司馬王五軍大國王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玉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為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

二季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

室賂太宰誣得歸嘗膽圓報吳既治計然曰
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
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伴狂邀封禺之
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善山是也列御寇
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

教五

九

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
三十年楚聘為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
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
南榮越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
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
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
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
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
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闕澤對大帝

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
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
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
朝野悉誦誦焉
班固載老子鄭氏有傳傳氏徐氏劉向皆有

說傳氏三十七篇鄭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
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
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
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
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
偶故有四十四章舉遠乃以陰道八陽道九
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下三十二

章全與河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
也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

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妻本齊武平五年彭
城人開項羽妻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
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

嶽傳之三本家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
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
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
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
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注多少參

教五

十

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
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
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
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
也見老居
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
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
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
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
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為三十以滿五千

字此又膠柱刺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
與戶
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
之占解注想爾二卷三
天法
法所河上公章句漢文
帝時降居
州嚴君
平指歸十四卷漢成
帝時有
廟見在

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
魏都河南郭象字子
玄
人頰川鍾會字士季
魏人隱士孫登字公
和
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
四卷沙門鳩摩羅什
人西胡人苻堅時自玉沙門佛圖澄後趙時
僧注上沙門僧肇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
帝

教五

十一

時人貞白先范陽盧格後魏
名白頭子博士一卷
仁會後魏伊州人吳郡徵士顧歡齊時
齊傳士注
卷二秦人京兆杜弼卷二
宋人河南張憑長
宗明帝時
四卷梁武帝道
德經四卷梁簡文帝德
述

義十卷 清河張嗣 知年代 不 梁道士 臧玄靜字
 宗作 梁道士 孟安排 莊義大 孟作 梁道士 孟
 智周 號小 孟 梁道士 寶畧 羅什所宗 梁武帝
 道士 諸 孫 六卷 隋道士 劉進喜 六卷 隋道
 士 李播 二卷 唐太史令 傅奕 注二卷 併 唐

魏徵 作義 五卷 法師 宗文明 五卷 義胡超 十卷
 道士 安丘 五卷 指 歸 道士 王玄辨 釋義 十卷 諫
 議大夫 肅明觀主 尹惜 十五卷 義道士 徐邈 注
 卷 直翰林 道士 何思遠 注 五卷 衛嶽道
 士 薛季昌 事 數 一 卷 洪源 先生 王觀 注 二

珠 三卷 口 法師 趙堅 六卷 太子 司議 郎 揚
 上善 高宗 時 人 作 道德 吏部 侍郎 賈至 作 述
 一 卷 金 道士 車若 弼 七卷 任 真子 李榮 注 上
 卷 成 都 道 士 黎元 興 四卷 義 太原 少尹 王光
 庭 注 二 卷 道 士 張 惠 超 二 卷 龔 法 師 解 四

卷 通 義 郡 道 士 任 太 玄 卷 二 道 士 冲 虛 先 生
 殿 中 監 申 甫 五 卷 岷 山 道 士 張 君 相 作 策 解
 道 士 成 玄 英 六 卷 漢 州 刺 史 王 真 述 義 上
 卷 二 道 士 符 少 明 作 道 義 二 卷 玄 宗 皇 帝 所 注 道
 德 經 上 下 二 卷 六 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
 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
 道符堅時羅什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寶
 畧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
 玄靜陳朝道士諸孫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
 道士成玄英蔡子見黃玄贖李榮車玄弼張
 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
 凱王輔嗣張嗣羊祜廬氏劉仁會皆明虛極
 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
 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

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
 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
 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
 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

者類之下卷刻石洞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
 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
 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
 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
 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

安期孟智周寶畧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
 見成玄英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
 則又有母丘望之湘 程韶王尚蜀才袁
 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
 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
 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閻仁
 諤劉仲融王肅戴說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
 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
 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
 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
 玄靜寶畧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見車惠
 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
 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
 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
 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
 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
 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
 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
 名存而書亡者十益八九也

名存而書亡者十益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見史記無校傳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

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

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見世說

庚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周彦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也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謂之三語見晉書本傳世說作

宗測少靜還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為諉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于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

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

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

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

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

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

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

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

酒養鳧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

牀頭地書字讀也游北山東泉著書自號東

泉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蹟學養生喜讀周易老

子餌松栢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

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磨

宗命其兄承禎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

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

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名至都玄宗詔於玉屋山置壇室以居善象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判定文句

見新唐書隱逸傳唐書本傳云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一言之

盧鴻一字穎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

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對曰深於道者

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使表微則耳後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漢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條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羊不出人號其所居為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畧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揚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

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

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

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及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

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真學士疾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

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李傳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

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愁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

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與
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
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
此見李元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特俗

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
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後智能而已蓋善用
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
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
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

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

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

所致耳見白氏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

整立

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

居柱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

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

不知所終見五代史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

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
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
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疑神泰和昔黃
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

御事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

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

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

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

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

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

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

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

了齋陳忠肅公瓊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

其序畧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

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

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為之

術見了

田諫議錫尺木質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
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
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
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
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

以貽後世也

陳忠肅公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

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

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

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

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

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

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官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

相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

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

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

言堆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及矣又曰道家

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渴

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

其可不畧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

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

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龜山集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

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龜山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

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忠儉不事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

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

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天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千年四十有二謫

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予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

無何苦強以証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語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就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

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自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

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

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
皆佛說也予居符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
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
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
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

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
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
學子瞻謂予予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
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
康閒居無事凡所為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

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于瞻至毗陵
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
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
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
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

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
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
後知此書當于瞻意然予自居穎川十年之
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
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定

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
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
由再題

眉山蘇籀頌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
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
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見遺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衣進於
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

惠輪扁釋鑿謔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
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
於智慧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
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
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

列子稱為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
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
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
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
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

臻秦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公
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僅得淺
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
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
聞不高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

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
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
清眸之上雖留全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
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
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

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
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靈飭而
庶政交舉筆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
而捐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又
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

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
朝徹以解天殺沈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
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
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
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

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惠卿上表

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編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為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為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

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為老子詳而為列子又其詳為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見山集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

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教五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

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

人間事從亦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海集

鼂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並見新編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德新編又曰老子曰知常白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老智餘書

肝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

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案

嵩山景迺生龜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

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

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本見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叅

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萬序道藏目錄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

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

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問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

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知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見邵氏開見錄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上

而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

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執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

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為不足為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肯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為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

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

夫辯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辯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

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剛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

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

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

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燕下放言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

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時教之有所恃也然終不能忿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曉曉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

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
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
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
數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
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

教五

三五

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
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
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
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
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
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予視
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
首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
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冲字從水
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幅共一轂為
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
如斯等義今皆畧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
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
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
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

容以他說小數雜之手白樂天云元元皇帝
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
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
曰據史記老子為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
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
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

文前後本意分為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
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
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
只如注玄牝為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為
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

教五

三五

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
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為基本本立而道
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
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為道者認穢
汁為精以鈍濁為樸遲速為性拱手不動為

無為不食滋味為恬恬儻來適去為自然休
妻獨寢為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
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
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
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

為為事將好利滯心測度無為之道是故不
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
為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
象在禁為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
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
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
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
時易短為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
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
於道也

教五

三五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實難言哉謂之道
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
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
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道問又曰或問老子著
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

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

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致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

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道德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得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

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

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觀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

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甚至也何彼此之辨德門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

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問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

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

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教五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

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夫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又曰或問何

者為息余曰俯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連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

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氣門又曰孔子

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雲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

壁果殊途哉表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名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

老子翼卷之五

嚴谷

卅八

老子翼卷之六

教六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為官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

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蓋其為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

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兼要之理而以西漢為法鑒

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為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為形容正如

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新雖龐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

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

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一

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